

锦屏山古今谈

□王昌华

锦屏山,又名青锦山和莲花岩,位于旧县城(城里厢)北百米,系天台山余脉,海拔98米,现为中山公园。明代嘉靖《奉化县志》记:“青锦山,一名青锦岩,一名莲花岩,巖然突起于学宫之后,如屏障然。”

锦屏山南临县城,一条发源于日岭的锦溪(又称北溪)自西向东从山麓下流过,经庆登桥,汇入龙津。南朝宋元嘉年间,乡民浚深并拓宽山麓下一段河流,拦水筑塘,名青锦塘,并筑渠引水灌溉锦屏山东边的西敦畝(今城区惠政西路与锦屏北路相交一带地区,原为水田)。后因年久失修,堤岸坍塌,大水泛滥成灾。明代成化十二年(1476),新任奉化知县曹澜组织乡民筑堤加固,并在青锦塘上建造青锦桥,方便市民交通。

锦屏山北连乌鹑山,两山间辟有一道石步岭,西接北街、上宋、外应等村,东达塔水桥、河头、西圃等地。旧时北街、上宋、外应等村的农田都在锦屏山东北边(今河头路两侧到应家山一带),因此石步岭是农民们穿着草鞋挑着担每天劳动来回都要翻越的要道。

锦屏山东北坡称封山,山上先后建中、下、上三塔。中塔又名佛塔亭,后梁贞明三年(917)三月初三,布袋和尚契此在岳林寺东廊一块盘石上坐化,临终前口占《辞世偈》:“弥勒真弥勒,化身千百亿。时时示世人,世人自不识。”僧人和居士视为弥勒化身,将他葬于封山山腰处,又有里人施山地,在墓旁建塔修亭,名佛塔亭,后又扩建为佛塔寺(1978

年毁于大火)。当年,僧人又在其山脚处建封山寺,称为下塔。上塔,也称上塔庵,建于清乾隆年间,供奉观世音菩萨(1956年毁于台风)。三塔寺依山而筑,缘山渐上,形成佛教建筑群。封山与东边小金鳖山(今修烈士陵园)相望,两山间原有一清潭,潭深泉甘,常年不涸。宋代文人高元子曾作《登封山》诗:“弥勒藏真处,招提映碧空。春风时听鸟,明月夜闻钟。郁秀屏开竹,穹窿石畔松。公余闲眺望,烟雨满城中。”1920年,蒋介石游天童寺,夜归奉化,曾寓于中塔寺。

锦屏山西麓是北街村。跨过架于村前锦溪上的文昌桥,便是北门街,走百来米就可从北门(旧称起凤门)入城。

锦屏山山清水秀,风光旖旎,且不太高,男女老少皆可陟涉,因此自古以来是人们游览的好去处。明嘉靖十二年(1533),钱藩(江苏省常熟人,号竹梧先生,举人出身)任奉化县令,每于公余休息,与县中贤达和外地来奉化游览的名士一起登锦屏山,徘徊瞻眺,道论古今,咨询政治得失。于是在山顶建造亭子,题名“省方”。从此游人可坐而四顾,一览诸胜。

但真正将锦屏山成为公园,则是在近代。民国4年(1915),奉化城内乡绅戴南村等发起在锦屏山南麓筹建宋家坪公园,是为奉化第一个公园。公园建成后,戴南村亲自为门楼题联:“地邻布袋和尚塔,楼对日岭夫人岩。”民国14年(1925)3月,孙中山逝世,国民党采取各种方式纪念国父,奉化宋家坪公园即改

名中山公园,并由时任黄埔军校军需处主任的朱孔阳倡议,戴乾、周钧堂、周骏彦、俞飞鹏、俞啸霞、周从圣等一批人士响应,发起捐资筹建中山纪念堂,于孙中山辞世满“百日”的1925年6月破土动工,1928年落成。接着又相继建造了罗马式建筑中正图书馆、锦屏小筑(中山纪念堂后面)、山腰处的听涛亭及临溪的亭榭、莲花岩、狮子岩等景点。由于山顶的省方亭年久塌圯,乃重建远望亭,中置石碑,由时任黄埔军校校长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手书“锦屏山”三字。

1919年,奉化城内人、辛亥革命元老周淡游在四川病逝,遗体归葬锦屏山东麓,仅用一抔黄土。到了民国22年(1933),国民政府拨款重修墓域和纪念塔,四周栽苍松翠柏,称“淡游山庄”。蒋介石亲题墓碑,纪念塔四面则由黄郛、戴季陶、鲁涤平、邵元冲等四位民国要人题写,分别记载淡游先生在孙中山领导下,参与光复上海、宁波,入川助理民政等革命事迹,并赞颂其宁静淡泊、勇猛精进、当仁不让之精神品质,具有珍贵的历史和人文价值。1934年,在听涛亭内竖《中山公园记》石碑。民国文人胡行之曾作《晚坐淡游山庄》诗:“奉城名胜地,最爱北郊游。万木青如锦,一溪碧自流。炊烟浮四郭,山色满层楼。坐对林间鸟,不鸣景更幽。”

抗日战争期间,中山公园遭日军空袭,建筑破坏严重。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,奉化民主人士发起集资,重建中山纪念堂,并改名为总理纪念堂。重建听涛亭为跨路六角亭。1948年,蒋经国夫妇携儿女来总理纪念堂拜谒,还在锦屏小筑内小憩品茗。上

世纪六七十年代“文革”期间,淡游山庄遭破坏,中山公园山体挖防空洞,在锦屏山南麓从青锦桥到北街之间辟山修路。1976年夏,30多岁的余秋雨因身体有恙,在县文化馆画家王利华的安排下入住中正图书馆,边休养边苦读了3个月,阅遍藏书《四部丛书》《四部备要》《万有文库》等古籍,进一步夯实了国学基础,后来成为著名文人。

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,奉化经济迅速发展,城乡建设欣欣向荣,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为满足群众休闲健身需要,党和政府对中山公园设施和场地进行了大幅度改造和完善。首先将中正图书馆改为文物展览厅。1983年在公园大门内建仰山亭,又在山顶建电视差转台,铁塔高耸,成为一景。1987年,重修淡游山庄。1988年,将防空洞改建为普乐宫。1989年在总理纪念堂左下侧建荷花亭,在山西南角建三角亭,在西麓建布袋弥勒像,在原上塔庵遗址建雨奇山阁,在北山腰处建意远双亭。同时铺修多条山道,安装电灯。2008年在中塔原址重建了弥勒化身定应大师真身舍利宝塔。公园面貌为之一新,登山游览群众络绎不绝,尤其是每天早晨,爬山、做操打太极拳舞剑的、跳交谊舞广场舞的、唱歌唱越剧的,遍山皆是。周日和节日,更是游人如织。

2016年奉化撤市设区后,对中山公园进一步改造和扩建,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,延续原有文脉,提升景观功能。重点是在封山寺南侧新建主入口,采用与老人口门楼相似的八角座设计,上刻余秋雨题的“中山公园”四个金色大字。在东南麓新建亭榭4座,扩大了市民游乐场地。封山寺也在扩建中。如今的锦屏山更加美丽了。

界岭——我的乡恋

□毛爱华

我的老家在溪口一个叫界岭的清秀小山村。少小离家老大未归,每当午夜梦回,梦境中出现的老家还是40年前的初模样:青山环抱中,山坡上屋舍层层炊烟袅袅,溪流边古老的水碓咿呀歌唱……

梦醒时分,窗外星月皎然,虽身离故乡,心却已神驰老家。

老家是一把古琴,穿村的淙淙小溪是它的琴弦,两岸的老家人在溪流上建设起十几座无名小桥,或古或新,或石或木,像是给琴安上的音钮。天刚蒙蒙亮,勤快的村妇们在溪边石上挥起洗衣槌,伴随着淙淙作响的溪水,弹拨出一支动人的山村晨曲。当日落西山,从山上、田里归来的男人们撩起清亮亮的溪水,一边洗刷着一天劳作的尘埃和疲惫,一边互相聊着天气、农事、收成,然后合着潺潺溪水的伴奏,随意哼着乡野小调,踏上家的归途……

老家是我的血脉。溪岸两边的古老石板路是老家的主干路,虽然宽窄不一,粗砺不平,并不起眼,但它们向左、向右蜿蜒开去,分枝开脉,纵横交错,四通八达,连接着村里的各个阊门和弄堂,像一道道血脉联通着毛氏的辈辈代代。这个自岩头村第十三世毛懋槐公始迁至此,开村已四百年上下的古村,因这石板路的沟通而成为毛氏生聚繁衍的一方热土,成为代代从老家走出去的毛氏游子的乡愁寄托。

老家是我永远的味蕾。离开故土的40年中,虽走过千山万水,尝过不少天南地北的佳肴至味,但那有着淳朴柴火味清香的大镬饭、烤芋艿、咸笋笃头……成为我的最爱和不绝思恋,老家魂牵梦萦的原始滋味已深深地烙在我的味蕾里,成为我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,因为那是母亲的味道,亲情的味道,老家的味道,是我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味道。我的根在老家界岭,永不可改变。

梦见老家,梦见溪流淌过岩石时激起的水花,梦见座座古朴的小桥,梦见悠长的石板路,梦见土灶里闪亮的柴火……波光潋滟中有着我和儿时小玩伴们的容颜,桥栏上萦绕着我们无邪的笑声,青石板的凹凸镌刻着我们的足迹……此生中,我与老家界岭已融为一体。

余光中曾说: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……我要说,乡愁是一种眷恋,老了容颜,厚了思念。每一缕思念中都有浓浓的乡情相伴相随,每一寸回忆中都有无法抹去的欢乐和忧伤,每一个梦境中都有两小无猜的天真烂漫,每一回声里都听得见母亲溪边的呼唤……

但愿今夜让我再入梦,梦回久别的老家界岭。

天南地北“大埠人”

□裘七曜

故人入我梦,明我长相忆。

表弟伟达,那天突发奇想,想建一个——奉化大埠老乡群。也没别的意思,只是感慨自己少年负笈离乡,现在年逾不惑,常会幽生思乡之情怀。借此在群里可以和故人聊聊天,或者方便时聚聚喝杯淡酒。

可这群一建,就像一家杀猪全村香,你拉我,我拉你,呼啦啦地成了几百号人的群。那些南域北疆浪迹天涯的“雪藏”游子,如经冬的衰草转眼间含英吐翠,呼啸着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群里。你都不认得这是谁谁家的孙子或孙女,你都不知道在天南地北竟有那么多的故乡人为了生活而奔波着。

那人多了,地域又不同,干脆改名为“天南地北大埠人”吧。

三十六天罡星,七十二地煞星,十八路反王,六十四路烟尘,各路英雄好汉旌旗猎猎、豪情满怀,风烟滚滚、纷至沓来。然后风起云涌、风雷激荡,接着激扬乐章,痴痴情深。你一言,大言不惭;我一语,语不惊人誓不休。言语相契时,就像此起彼伏的蛙声,把雨后的故乡渲染得诗情画意;言语不合时,偶尔也会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。

我说建这个群是好事,红叶经霜久,依然恋故枝。大家百人争争鸣,百花齐开放。但需要心平气和、求同存异。不管你是杀猪的或者是开拖拉机的,不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,无朱门与柴扉之别,如邻里之往来,其乐融融,融洽景好。

然后,群公告也呼之而出:乡亲们,为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和革命友谊的淳朴,请大家务必实名聊天,不要转发广告(帮乡里乡亲推销农副产品等除外),也不要传播谣言,如屡次提醒无效,必要时清出革命队伍。

这群,就像松岳安松庙正月十三做戏文那样热闹起来:敲锣的,打鼓的,放炮仗的……你方唱罢我登场,或像爆米花似的满天飞扬。少年往事,儿女情长,家长里短,说东道西。既像一身诗意千寻瀑,又如锅里沸腾多时的烂饺子。心情不错的,还来个微信红包,嘻嘻哈哈、你争我夺,沸反盈天、不亦乐乎。

偶尔,晒晒自己的照片,喜滋滋地听着乡人对自己的评赞:原来,你一点也没老。当然,这赞许有嘉的客套可以沾沾自喜,但真的千万不能当真。老不老自己照照镜子应该知道,如果你的视觉鉴别功能真被喜悦冲昏了头脑。那建议你拿出10年前的照片比较比较,应该是一目了然的。

我,喜欢讲废话,夸夸其谈的。偶尔在群里讲讲村志,讲讲父亲的故事和父亲又父亲的故事……

那个龙津实验学校的松杰则成了早间新闻的播放人,踩着钟点,从不间断。

有人在群里静默如花,他们如潜龙在渊,待时而动;有人在群里如“鳄鱼”如“大咖”,妙趣横生,妙语解颐;有人在群里彼此寒暄、互道珍重,天涯安好,便是晴天;也有人在群里如佛祖讲经,口吐莲花、口若悬河,滔滔不绝、白浪滔天……他们如祥云如暖香,冠盖满京华。反正,不管阿青阿黄、阿狗阿猫,乡党之情均沁入心脾,为你我悄悄萦绕。

群,还是那样的群。不忙的时候,大家就像进咖啡馆坐坐聊聊,东拉西扯地漫无边际,顺便喝杯咖啡,暖人心肠。忙的时候,大家各奔东西,放之不理。而我则徜徉其间,目润神怡:早上洗涮涮,中午洗涮涮,晚上也涮涮——时刻坐在“咖啡馆”东张西望,探头探脑。

晨飞

李海波

摄

好书堆案转甘贫

□凌金位

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。宋真宗的励志诗唱了一千年,使得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前赴后继,浩浩荡荡地涌向科举的殿堂。少数人金榜题名,雄飞高举;多数人名落孙山;有的还穷困潦倒。

在文学走向边缘化的当下,想从那些长年从事读书(特指文学书)写作的队列中挑出若干腰缠万贯者——百里挑一难,千里挑一也难,十万里挑一或许才有可能。读书人,这个曾经响当当的名词,正在向两个孱弱的形容词——“文弱”“清贫”——靠拢。

但一个人如果心无旁骛,沉潜

书海,修炼到家,就会看淡一切。老子所说的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,损之又损,以致于无为”,阐明了读书人走向“淡泊明志,宁静致远”的全过程。或许周围人会怜悯他们的清贫,可是他们像溪水中的鱼一样游得自由自在。“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”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丰盈双双走向了极致。事实上,有的读书人智商不低,想得到某些身外之物,也并非难事。比如给企业家吹吹鼓,抬抬轿,写点与事实出入较大的“报告文学”什么的,白花花银子就会纳入自己腰包,既可悦妻儿,又可名利双收。可是他们偏偏不屑。可见,有些事情不是能与不能,而是愿与不愿。读书破万,经纶满腹,从而保持

着高度自尊,甚至自负。这一类读书人因修炼到家,“主动”选择了清贫,显得弥足珍贵。

还有一类读书人属于拙于谋生。“十有九人堪白眼,百无一用是书生”,黄则仲的这句诗之所以流行,自有其道理。南宋学者王应麟著过一本《困学纪闻》。何谓“困学”?有所不通才学习。世上任何事物都存在利弊两方面。读书是可贵的,但是一个人如果被大量的书面知识所困,那么想有所作为难矣。著名作家张炜说:“苦读是伤气的,而这个‘气’不是一般的‘气’,是维系着人的心智、体魄各个方面的。显而易见,一旦伤了这个‘气’,也就失去了生命的冲决力,无胆无魄,什么大事都做不成——或许心里明白怎